

谨以本书纪念卡帕诞辰100周年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

颤抖的镜头

卡帕自传

Slightly out of Focus

[匈牙利]罗伯特·卡帕 著
陈传奇 张霞 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卡帕自传

卡帕自传

Slightly out of Focus

[匈牙利] 罗伯特·卡帕 / 著
陈传奇 张霞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颤抖的镜头：卡帕自传/（匈牙利）卡帕著；陈传奇，张霞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 8

书名原文：Slightly out of focus

ISBN 978-7-5155-0765-1

I. ①颤… II. ①卡…②陈…③张… III. 卡帕, R. (1913~1954) —自传

IV. ①K835.15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28434号

Copyright©2013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颤抖的镜头：卡帕自传

作 者 [匈牙利] 卡 帕

译 者 陈传奇 张 霞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330千字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765-1

定 价 4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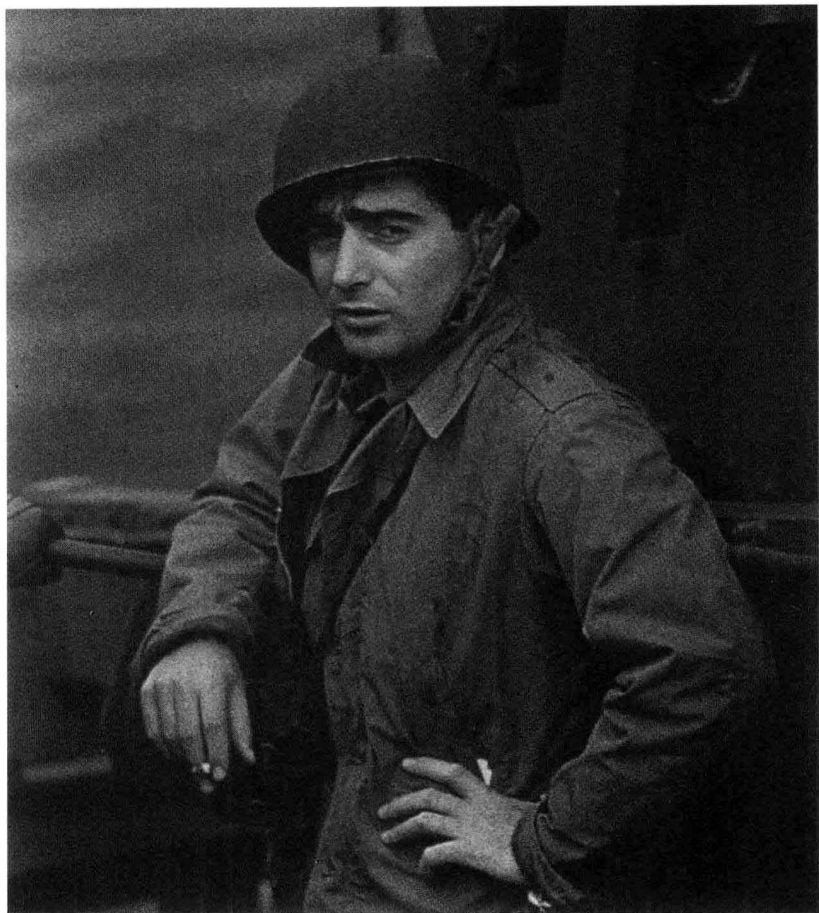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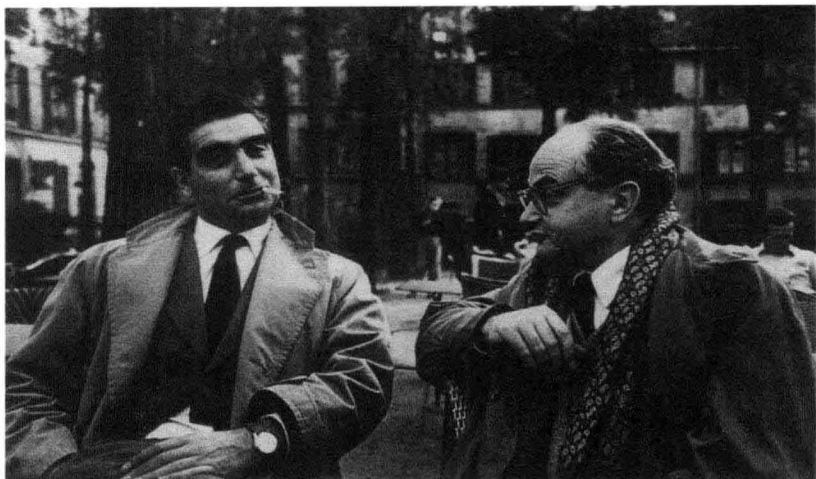
罗伯特·卡帕 (Robert Capa, 1913 年 10 月 22 日 ~1954 年 5 月 25 日)



卡帕，在 D 日的傍晚，朴茨茅斯 (Portsmouth)，英格兰，1944 年 6 月 6 日



卡帕准备和盟军伞兵飞过莱茵河，1945年3月



(上图) 卡帕和大卫·西蒙(“詹”), 巴黎, 1950年代初期

(下图) 卡帕在朗克汉普斯(Longchamps)赛马场, 巴黎, 1950年代初

译者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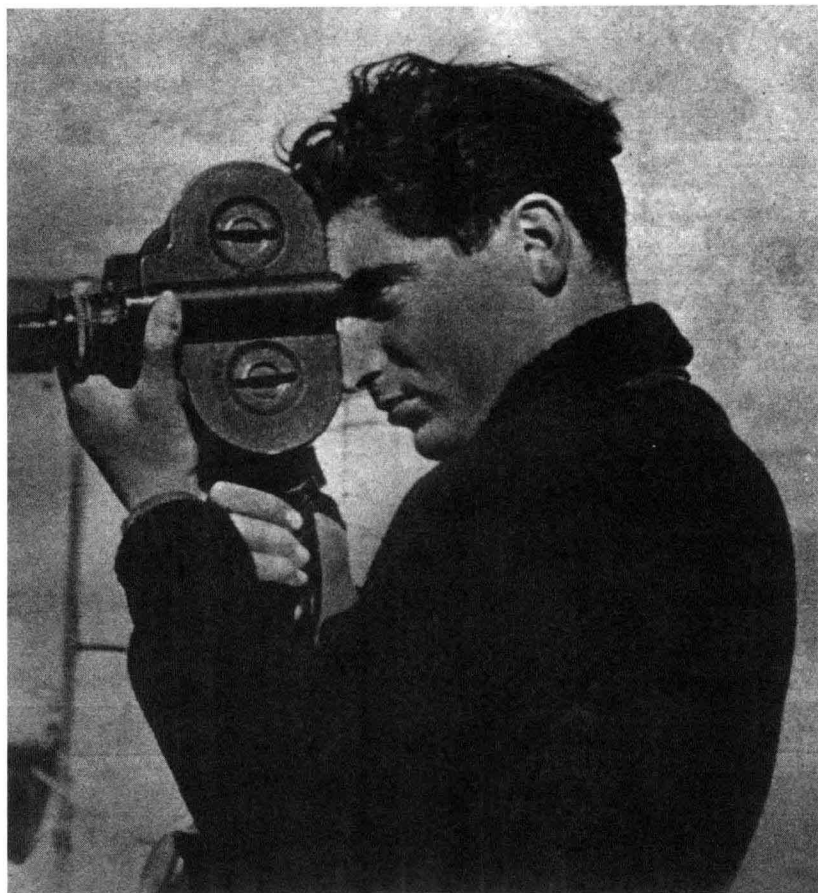
“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罗伯特·卡帕的这句话，几乎所有玩摄影的人都知道，摄影记者更把它奉为箴言。但对于卡帕来讲，他的本意也许应该是：“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真实，那是因为你离炮火还不够近。”作为一个经历过20世纪5场主要战争的伟大战地摄影记者，他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他的理论。

从卡帕的照片上，能听到呼啸而过的炮弹声，能见到子弹溅起的飞沫，能嗅到比死亡更残酷的味道。他记录下的不单是血腥的战争，还有人们忘却了爱与和平后的恐惧和忧伤的面孔，更有迎接胜利时人们的癫狂，对牺牲者的……

卡帕脖子上总是挂着一台莱卡相机，这已经成为了他的招牌。对他的评论各种各样：放荡不羁，酒鬼，英雄，伟大的摄影记者，流氓绅士，等等。这些都不足以说明卡帕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每天用相机记录生死的人，可能有些麻木，用酒精麻痹自己脆弱的神经，用笑容掩饰自己内心的悲哀。他形容自己像吉卜赛人一样居无定所，何尝不是说没办法给自己饱经战火的灵魂找一个安慰的家？也许只有第二天宿醉醒来后的痛苦，才能让他感受回到了人间。也许坐在电脑前的我，永远无法真正理解卡帕。

也许只有通过他的文字和照片，才能找出我们自己心中的卡帕。



卡帕，1938 年 12 月 3 日



卡帕在护航队上穿越大西洋，1941 年或 1942 年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1942 年夏	001
第二章	006
第三章	015
第四章 1943 年春	027
第五章	034
第六章	039
第七章 1943 年秋	049
第八章	070
第九章 1944 年夏	076
第十章	084
第十一章	092
第十二章	097
第十三章	101
第十四章 1945 年春	105
第十五章	113
卡帕摄影作品	115

第一章 1942 年夏

现在不必早起了。我的工作室在第 9 大街一栋 3 层小楼的顶楼，天窗占据了整个屋顶，角落里放着一张大床，那是我的全部家具，电话机扔在地上。我连闹钟也没有，每天当然可以睡到自然醒，所以太阳才是最好叫醒工具；我根本就不关心时间，天知道几点钟！我现在的全部家当是一枚 5 分的硬币。电话不响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动的，我在等有人来电话请我吃饭或给我个工作，哪怕是借点钱。电话没有响，我的肚子却响个不停。看来继续装睡是不现实了。

我一翻身，看见房东太太从门缝下面塞进来的 3 个信封。过去几周里只有电话公司和电力公司的账单，终于，神秘的第三封信把我勾下了床。

一目了然，一封是爱迪生（电力）公司给我的账单，一封是司法部的，通知我，罗伯特·卡帕，原匈牙利公民，现在身份不明，被视为敌国侨民。所以我必须交出照相机、望远镜、枪支等危险品，未经特批不许离开纽约超过 10 英里。第三封信是《科利尔》（*Collier*）杂志的编辑写来的，说杂志在过去两个月里仔细地审核了我的作品剪贴簿，突然确信我是个了不起的战地摄影师，相信我能完成一项他们交给我的特殊任务，他们在一艘 48 小时后开往英国的船上给我订了一个位置。信里还附了一张 1500 美元的支票做预付金。

这件事很有趣。假如我的打字机还在，又或者有足够的勇气，我会给他们回信，告诉他们我是个“敌对分子”，我连新泽西都不能去，更不用说英国了，我唯一能带相机去的地方就是市政厅的敌侨财产委员会。

我是没有打字机，但口袋里还有一枚硬币。我想还是抛硬币。要是

字的话，我就去英国冒险；如果相反，我就向《科利尔》解释我的处境并退了支票。

抛落在地上的硬币是——背面！

我转念一想，一枚硬币就能决定我的命运吗？我拿了支票，换成现金，不管怎么样，我要去英国冒险！

◇ ◇ ◇

我把硬币给了纽约的地铁，支票给了银行。在银行旁边的詹森餐厅我用2.5美元换了一顿丰盛的早餐。这事到了这一步，我是不可能拿着1497.5美元去找《科利尔》杂志社的，那是自找麻烦。

我再一次读了杂志的信，确定我的英国冒险之旅要在48小时后起航。又重读了司法部的信，从什么地方开始哪？我需要一张免服兵役证、一张美国国务院和司法部的出入境许可证、英国签证，以及签证要用到的护照。我可不想一开始就碰钉子，所以得先找个能听我解释并体谅我的人。这事我是有麻烦的。美国人刚开始尝到战争这种麻烦的滋味，而英国人已经打了两年多，对这种麻烦他们应该已经很了解。我想还是先去找英国人。

从詹森餐厅到机场只要走5分钟。一小时内有一架飞华盛顿的飞机，我买了张票，《科利尔》的钱又少了。

两个半小时以后，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了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门口。我求见使馆的新闻专员。见我的是个穿着随意的绅士，他脸很红，表情很厌烦。我通报了自己的名字，但不知如何开始，没有办法，我给他看那两封信。先是《科利尔》的，然后是司法部的。他读完第一封信没有任何表情，但是他读完第二封信的时候，嘴角掠过一丝微笑。借着这丝微笑，我又掏出了爱迪生公司寄来的我还没有拆的信，递给他。我早就知道那是他们给我的停电通知。看完后，他示意我坐下。

他终于说话了，没想到他挺有人情味的。战前他是个地质学教授，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在墨西哥，正沉醉于研究火山顶层的土壤成分。他对政治从来都不感兴趣。但是由于战争，他被招募到这里做了新闻官。从

那时起，他的工作就是为了确保英国人的利益，对各式各样的申请和请求说“NO”。他很肯定地对我说我的情况非常特殊，把他以前处理过的所有案子都比下去了，我是头号的！我心里充满了对他和对我自己的同情，于是，我提议共进午餐。

我们去的是卡尔顿酒店，等位子的时候我们喝了很多杯马提尼酒。我的英国同伴喝了酒后更加热情了。我已经感觉到，这位英国大使馆新闻专员与大英帝国，连同《科利尔》杂志，我们已经是统一战线的了。终于等到一个位子，我拿起菜单先点了一份生蚝。五年前，我在法国花大价钱接受了“酒文化教育”，没有忘记每一个有关彼得·温西勋爵（Lord Peter Wimsey）的私密故事里，吃生蚝时都要配上一种叫梦拉榭（Montrachet）的最好的勃艮第白葡萄酒。1921年的梦拉榭葡萄酒在菜单的最后一行，价格不菲，却是个明智的选择。我的英国朋友告诉我，15年前他和新婚妻子在法国度蜜月，就是靠这梦拉榭让他的新娘彻底臣服。就这样，我们干掉第一瓶的时候，滔滔不绝地谈论对法国和梦拉榭的迷恋。干掉第二瓶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共识，一定要把德国佬赶出我们美丽的法兰西。喝完咖啡，就着卡洛斯·普利美罗（Carlos Primero）白兰地，我和他聊了我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与共和国军一起的三年经历，以及我痛恨法西斯的种种理由。

回到大使馆，他抄起电话打给国务院。找了某个高层人物并且直呼其名，说“老朋友卡帕就在我的办公室，他有极其重要的事要去英国，15分钟后到你那里办出入境许可证”。挂了电话之后，他拿了张纸给我写了个人名。15分钟后我赶到国务院。接待我的是一位非常体面的绅士，他在一张表格上写了我的姓名和职业，签了名。告诉我明早9点到纽约港的斯塔顿岛出入境办公室，一切都没有问题。随后他不负重托地把我送到门口，用像老友一般的眼神看着我，并拍了拍我的后背，祝我“好运”。

再回到大使馆的时候，我看见我的专员朋友表情紧张甚至有点担忧，我马上告诉他我的第一步很顺利，他才不那么紧张。接下来，他又打电话给英国驻纽约总领事。对他说“老伙计卡帕”要去英国，其他都没有问题就差护照了。他又打了几个电话。也就是10分钟以后的样子，大使

馆的海军专员、文化专员和我已经在一家小酒吧里举杯预祝我的冒险之旅一切顺利了。在我去赶飞机前，大使馆的海军专员向我保证，他会给大英帝国的每一个港口发电报，告知他们我将坐船过去，随身还将携带照相设备，他会让所有人为我大开方便之门，并且还会安全地把我送到伦敦的海军部。

回纽约的飞机上，我确信英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英国人有这一种特殊的幽默感，碰到任何难题的时候他们绝对是最好的帮手。



第二天一早，英国驻纽约的总领事说，我的事情比较棘手——但是战争本身也很棘手。他给我一张纸，让我在这张寻常的纸上写下我的名字，并写出一个不寻常的没有护照的原因，还要说明我为什么要去英国冒险。

我是这样写的：我，罗伯特·卡帕，出生在布达佩斯，那个海军的独裁者梵·霍尔蒂（Admiral von Horthy）和西班牙当局对我没有什么好感，我对他们更是深恶痛绝。自从希特勒吞掉了匈牙利后，匈牙利领事馆既不承认我是匈牙利人也不否认；所以，只要希特勒还掌管着匈牙利，我是断然不会接受匈牙利国籍的。从小我一直受到犹太祖父和外祖父的照顾和庇护，我痛恨纳粹！我觉得我拍的照片也能对反抗纳粹起到宣传的作用。

我把那张不起眼的纸交给他的时候有点担心我的措辞，但他还是上面盖了章，用一条蓝丝带捆好。就这么简单，我搞到了护照。



当天上午我的船就要起航了，还有四五张微不足道的许可证没有搞定。我妈妈当时就住在纽约，她陪我去搞定所需的最后几张需要盖章的纸片，就坐在出租车里等我。每次我回车里的时候，她就那么静静地坐着，想从我的表情里看到想要的答案。那天早上，她的心里一定非常纠结，为了我的前程，她希望我能顺利拿到所有的许可证，顺利地起程；但是作为母亲，她心里却祈祷最好是出点麻烦，让我无法离开她再次踏入这该死的战争。

最终我搞定了所有的许可证，但是比开船的时间晚了一个半小时，我母亲最后的希望是那艘该死的船已经开走了。

但是当我们赶到码头时，那艘又脏又旧的商船就在那里。一个大块头爱尔兰警察拦住了我，要看我的许可证。

他说：“你迟到了，最好利索点。”

我妈妈是不能进去送我的。她再也不是“战争中伟大母亲”的代表，而是彻底地变回了一个充满爱和宽容的典型犹太母亲。一直压抑在她那美丽的褐色眼睛里的泪水如泉水般涌出。那个2米高的大块头爱尔兰警察伸手揽住我那1.5米高的母亲，说道：“夫人，我请你去喝一杯。”

和母亲吻别后我奔向船的跳板。

美国留给我的最后影像是，矗立在酒吧旁的摩天大楼露出贪婪的微笑，正要吞没我母亲和那个爱尔兰警察的背影。

第二章

我虽然是狼狈地赶上了船，可还不是最终的迟到者，我后面还跟着两个摇摇晃晃的水手，我就这样迈着大步走出了美国。

站在跳板尽头的船长扭身对里面的船员说：“好了，最后两个家伙总算回来了，真是该修理。”随后他看见了我，问道：“你是谁？”

“我是个特别的家伙，船长。我就是那个去冒险的敌侨。”

“哦，我的船上装的都是些奇怪的家伙。让我到船舱里看看旅客名单上是怎么写你的。”

他在旅客名单上找到了我的名字，并核对了我的证件，什么都没有说。

“战争爆发前，”他对我说，“我的船从西印度群岛运香蕉和游客到英国。现在不运香蕉，改运熏肉了。给游客散步的甲板现在改成装拆分开的轰炸机，不会再有游客了。嗨，我的船从前很整洁，可不是现在的样子。卡帕先生，不算太糟的是我的客舱还空着，相信你在那里会过得很舒服。”

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我找到了自己的舱位。在美国待了两年后，我终于又踏上了回欧洲的旅程。我被回忆带到了两年前，那时我从法国飞到这里，对，就是这个地方。我非常担心他们不让我入境。那时我拿的证件也是临时编造的。我自称是个农业专家，途经美国去智利（Chile），改善那里的农业水平，我拿的是过境签证，只能在美国逗留30天。那时在这里登陆绝非易事……说服他们让我费了不少口舌……而今天，确是靠一位英国新闻专员创造的奇迹，我才踏上这次冒险之旅……

我拿出相机——从1941年12月8日后我就一直就没有碰过这玩意——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后，我感觉我又成了摄影记者。